

READING 阅读



经典 CLASSICS

SHIJIE ZUI MEI DE SANWEN da quan ji

世界最美的散文

【中国】朱自清 【黎巴嫩】纪伯伦 / 等著 <下卷>

大 全 集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READING 阅读



经典 CLASSICS

SHIJIE ZUI MEI DE
SANWEN da quan ji

世界最美的散文

[中国]朱自清 [黎巴嫩]纪伯伦 / 等著

大 全 集

〈下卷〉

外国卷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外国卷目录

家国篇

- 最后一次的炉火 高兰特(391)
- 童年轶事 赫尔曼·黑塞(393)
- 当我归来时 德布林(403)
- 肥沃的土壤 列夫·托尔斯泰(404)
- 归来的温馨 聂鲁达(409)
- 童 年 夏洛特·勃朗特(410)
- 化装舞会 亨利希·曼(412)
- 给妹妹阿梅莉亚的信 何塞·马蒂(415)
- 父亲与我 派·拉格奎斯特(417)
- 母亲架设的桥 水上勉(419)
- 父亲的形象 芥川比吕志(420)
- 移 民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424)
- 同 情 大江健三郎(427)
- 人世思源 玛格丽特·劳伦斯(429)
- 巴西是一个混血民族 若热·亚马多(433)
- 大川之水 芥川龙之介(434)

游记篇

- 生活在大自然的怀抱里 卢梭(438)
- 尼亚加拉大瀑布 狄更斯(440)
- 远处的青山 约翰·高尔斯华绥(442)
- 我的梦中城市 西奥多·德莱塞(445)
- 谁来喂养这些鸽子? 西堡(447)
- 塞纳河畔人 欧内斯特·海明威(450)
- 田园诗情 恰佩克(452)

林中水滴(二则)	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普里什文(453)
我的伊豆	川端康成(457)
西敏寺	华盛顿·欧文(458)
雅 典	三岛由纪夫(460)
莱茵河	海因里希·伯尔(463)
贝加尔湖啊,贝加尔湖.....	瓦·格·拉斯普京(466)
孟加拉风光(节选)	泰戈尔(471)
大自然的颂歌	奥克塔维奥·帕斯(474)
访莎士比亚故乡	符·柯切托夫(475)
大海与撒丁岛(节选)	戴·赫·劳伦斯(481)
旅途札记(节选)	弗朗茨·卡夫卡(483)
北京之游	安德列·马尔罗(486)
遥远的岛	别卡宁(489)
夜宿山中	雅·伊瓦什凯维奇(492)
登勃朗峰	马克·吐温(496)
克拉克河谷怀旧	欧内斯特·海明威(498)
日本素描	威廉·福克纳(499)
乡 村	屠格涅夫(502)
沙 漠	安德烈·纪德(503)
河之歌	威廉·萨姆塞特·毛姆(505)
英格兰的乡村生活	华盛顿·欧文(506)
静	蒲宁(507)

光 阴 篇

一年四季(节选)	普里什文(511)
春夏秋冬	纪伯伦·哈利勒·纪伯伦(517)
黎 明	兰波(518)
在八月	蒲宁(519)
秋	马拉美(522)
十月湖上	赫伯特·欧内斯特·贝慈(523)
上学的第一天	格哈特·霍普特曼(525)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	海伦·凯勒(527)
面向秋野	巴乌斯托夫斯基(532)

冬日漫步	梭罗(537)
冬天之美	乔治·桑(540)
塞纳河岸的早晨	阿那托尔·法朗士(541)
午 睡	塞·拉格洛夫(542)

咏物篇

小银和我(节选)	希梅内斯(545)
一片树叶	东山魁夷(551)
鹰之歌	高尔基(554)
飞蛾之死	弗吉妮亚·伍尔芙(557)
贝壳小记	弗朗西斯·蓬热(559)
海燕之歌	高尔基(561)
夜莺之歌	加百列·邓南遮(562)
云 雀	乔治·桑塔耶纳(564)
巨人树	约翰·斯坦倍克(568)
你们不要忘记翠鸟的名字	克·布吕克纳(570)
老鹰和牧羊人	加夫列尔·米罗(573)
蟋蟀之歌	胡安·拉蒙·希梅内斯(575)
门	克·莫利(576)
星 辰	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578)
桥	弗朗茨·卡夫卡(580)
美腿与丑腿	富兰克林(581)
子规的画	夏目漱石(583)
落 叶	岛崎藤村(585)
蒲公英	壶井荣(586)
听 泉	东山魁夷(588)
白 草	邦达列夫(590)
小品三题	志贺直哉(593)

抒怀篇

黄金国	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597)
热爱生命	蒙田(598)
我为何而生	伯特兰·罗素(6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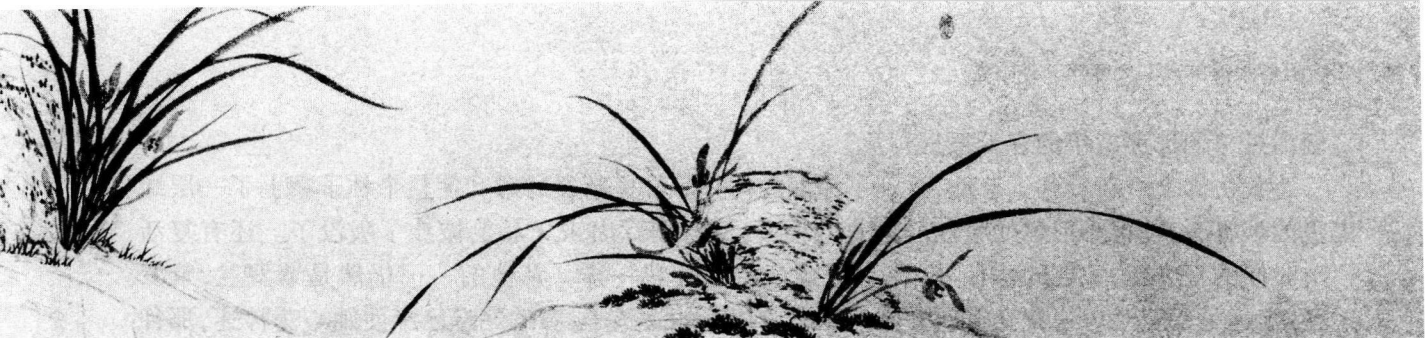
我的信念	居里夫人(601)
人的灵魂	威廉·勃脱勒·叶芝(602)
无知的乐趣	罗伯特·林德(604)
论无所事事	约·布·普利斯特利(607)
不可捉摸	埃利亚斯·卡内蒂(609)
读书之乐	阿兰(611)
微尘与栋梁	威廉·萨姆塞特·毛姆(614)
我越来越困难了.....	欧仁·尤奈斯库(615)
论处世	杰罗姆·克雷克·杰罗姆(619)
反与正	阿尔比·加缪(620)
我的世界观	爱因斯坦(623)
论 爱	纪伯伦·哈利勒·纪伯伦(625)
生之爱	阿尔贝·加缪(626)
传统与个人才能	T. S. 艾略特(629)
论 美	纪伯伦·哈利勒·纪伯伦(634)
要活在巨大的希望中	池田大作(635)
论自私者的聪明	弗朗西斯·培根(636)
论宽容	福斯特(638)
写作的乐趣	温斯顿·丘吉尔(640)
绘画论	列奥纳多·达·芬奇(643)
蜉蝣——人生的一个象征	富兰克林(645)
在我的孤独之外	纪伯伦·哈利勒·纪伯伦(646)
人 生	G. 勃兰兑斯(647)
达摩克利斯剑的灾难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649)
人们一思索,上帝就发笑	米兰·昆德拉(652)
论婚姻和单身生活	弗朗西斯·培根(655)
吟唱诗歌不会劳而无功	巴勃罗·聂鲁达(656)
性与美	戴·赫·劳伦斯(661)
与荒诞结婚	琼·迪迪昂(664)
缺陷之美	厨川白村(666)
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	温斯顿·丘吉尔(668)
懒惰哲学趣话	海因里希·伯尔(670)
美	泰戈尔(672)
对《铁皮鼓》的回顾或作为可疑证人的作者	君特·格拉斯(673)

烦扰的心灵	霍桑(677)
关于《洛莉塔》	弗·纳博科夫(679)
消极抵抗	甘地(683)
解放是荣耀的	格特鲁德·斯坦因(685)
光荣的荆棘路	安徒生(688)
走自己的路	戴尔·卡耐基(691)
马尔特札记(节选)	雷纳·马利亚·里尔克(694)
周游世界的诗人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698)
回头的浪子	帕特里克·怀特(702)
创作日记七则	安德烈·纪德(705)

人物篇

鲁本·达里奥的三幅肖像	维森特·阿莱桑德雷(708)
贝多芬百年祭	萧伯纳(712)
世间最美的坟墓	斯蒂芬·茨威格(715)
伏尔泰的居处	罗曼·罗兰(716)
虚构女子	埃利亚斯·卡内蒂(719)
和托·斯·艾略特的初次会面	凯·安·波特(720)
悼念乔治·桑	雨果(722)
约瑟夫·康拉德	伯特兰·罗素(723)
戴·赫·劳伦斯	伯特兰·罗素(727)
西西弗斯的神话	阿尔比·加缪(729)
克洛德·西蒙	罗布·格里耶(732)
致威·杜兰特书	亨·路·门肯(735)
阿尔贝·加缪	威廉·福克纳(737)
女教师的祈祷	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738)
会见里尔克	汉斯·卡罗萨(740)
蔡特金的眼睛	阿拉贡(744)
回忆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卡	维·阿莱桑德雷(746)
帕斯捷尔纳克	爱伦堡(748)
会见乔伊斯	莫利·卡拉汉(754)
威廉·福克纳	威廉·斯泰伦(758)
致密伦娜的情书	弗兰茨·卡夫卡(762)

有历史意义的房舍	耶胡迪·梅纽因(764)
我的回忆:拜访教皇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765)
无情的梦	团伊玖磨(768)
帕格尼尼音乐会	海涅(770)
红色的圣女	亨利·巴比塞(774)
人与事(节选)	帕斯捷尔纳克(777)



家 国 篇

高 兰 特 (1873—1954)

法国著名女作家，龚古尔文学学院院士，著有《西多》、《破晓》、《流浪女》、《动物对话》等。作品大多带有自传性质，充溢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她善于以细腻的文笔发掘那些永留心头的往事中的诗意。

最后一次的炉火

点着吧，你在灶里点起一年最后的一次火吧！阳光和火焰一起把你的脸照亮。你手一挥，一捆柴火点着了，烟袅袅上升，由于不断添进干柴和树根，火势旺盛，噼啪作响。它像一颗明亮的星，今天早晨从窗外直飞进来，落在我们的房里，像主人一样留了下来。

你瞧，太阳不可能关心别的花园像关心我们的花园那样。你好好地瞧瞧，因为这里的一切一点也不像我们去年园子里的东西了。今年这一年才开始，尽管春寒料峭，但是它已经开始着手改变我们那安闲幽静的生活环境了。它使我们梨树的每根树枝上长出饱满而光泽的花骨朵，它使丁香树丛长出一簇簇新的尖叶子……

啊！特别是丁香，你看看它们究竟怎样在生长！去年你从旁边经过时，你亲得着它们的花朵，但是今年五月，你只好踮着脚尖，用手把它们一串串花朵钩到你的嘴边来。你好好地瞧瞧那小路上红柳树枯瘦的阴影吧，明年，你会认不出它来了。

说到紫罗兰，它好像着了魔似的，今天晚上它们在草地上突然全都开放了。你还认得出它们来吗？你弯下身子，像我一样的惊奇——它们的蓝颜色在春天的时候不是显得还要重一些吗？不，不，你搞错了，去年我看到它们的时候颜色还没那么深，那时是蓝紫色，你难道想不起来了吗？你不同意，你摇着头，笑得很认真，嫩草的碧色使你那闪着紫色光彩的眼神也相形失色了。得！别在这上面兜圈子了。你还不如去闻闻这些变化多端、仪态万方的紫罗兰特有的香气吧！闻闻那使你忘却一切令人着迷的香气。你瞧瞧，像我一样地去瞧瞧，那在你眼前重新苏醒

复活过来的你那童年的春天吧!

我仿佛又重新看到了草地,看到了深深的树林。林里新发的嫩叶使整个林子蒙上了一层绿色的烟雾,一种很难形容的绿色。寒冷的小溪,溪水刚冒出来又马上被沙子吸没了。还有复活节时候的报春花,黄色的水仙花,花心的颜色像藏红花一样。其他的……仍然是紫罗兰,紫罗兰,永远是紫罗兰……我又重新看到一个非常安静的女孩子,春的气息已经使她心荡神迷,那种粗犷的野性的气息使她感到很幸福。她也感到很快快乐,然而又夹杂着一丝神秘和凄凉的情绪。这是一个白天被关在学校里的孩子,她用玩具图片来和附近农场放羊的小姑娘交换她从树林里带来的一束束紫罗兰。这些花都用一根红棉线扎起来,有短茎的紫罗兰,有白色的紫罗兰和蓝色的紫罗兰,还有白里透蓝,有着淡紫螺钿光彩的紫罗兰——报春紫罗兰,它纤弱而窄长,长长的茎上挂着些没有香气的花瓣。还有二月在雪地里开花的紫罗兰,它经常被霜打落,变成红黄色,很难看,散发着一丁点香味。啊,我童年时代的紫罗兰,你们一朵朵都在我的面前再现了,在这四月的乳白色的天空里,到处都是你们那数不清的小脸,不断地飘舞着,使我晕眩,使我如痴如醉。

你把头向后一仰,在想些什么呀?你抬起你那安静的眼睛勇敢地朝着太阳,哦,这只是为了去看一只今年第一次看到的蜜蜂,它飞得不太灵活,迷了路,在寻找带蜜的桃花。追它去,它要去吸栗子花的蜜了,不,它消失了,消失在蓝色的,像常春花那样颜色的空气中。你也许会对这一块蓝色的天空感到满意,这块被我们狭小园子的围墙局限的天空。你去幻想吧,去想象在世界上某个地方,一个神奇的地方,在那里你会发现整个天空!想吧,你去遐想吧!就像你在向往到一个无法接近的王国去一样!你去想去,在那遥远的天边,在接近大地边缘的地方,那种微妙的发白的颜色……在这迟迟而来的春天里,有一天,在那边,越过墙,我在捉摸一条微微起伏的有边的线条,那条被孩提时期的我称作大地边缘的线,它先是粉色,一会儿又变蓝了,变成一种像水果汁的颜色,一种柔和的金色。太可怜了,你那美丽的眼睛,别对我露出抱怨的光!你那么强烈地勾起我去想我要得到的东西!而我愿望又总是那么多,那么使我入迷,我总在想一些我所有的东西。对了,我是在笑,带着一番好心,笑你那闲着的、没有拿花的手。太早了,太早了!蜜蜂和我们,还有那朵桃花,我们都过早地去寻找春天……

菖蒲睡着了,它在三层发绿的绳子里把自己卷成喇叭形。而牡丹呢?它用它那像珊瑚样硬的树枝使劲地顶土而出。不过玫瑰还只敢长出一点点粉色的像栗子那样大小的蓓蕾,一种像蚯蚓那样的颜色。现在到处可以采到棕色的香丁,它在马兰花之前开放,这种花颜色很深,土里土气,穿了一件很结实的绒衣,好像一个乡巴佬。但是现在还先别去找铃兰,它像淡菜的壳一样,长在两瓣叶子中间,它那东方绿的珍珠般的花苞,在慢慢地很神秘地鼓起来,发出一种强烈的香味。

阳光在砂地上移动,从东方刮来了一阵冷风,使你感到霉雨就要来临。桃花被刮得到处都是,飘在空中,啊呀,我都觉得有点冷了。那只暹罗猫,它的脸像一块深色的丝绒,刚才还很安静很自在的躺在温暖的墙边,突然睁开了它那蓝宝石样的眼睛。它匍匐着,肚子久久地贴着地,把它那怕冷的耳朵贴着脖子,向家里走去。我怕这朵紫色的云,它镶了一条古铜色的边,在威胁着落日。你刚才点着的火现在在房里蹦跳着,真像一只关在家里的动物,很高兴地看到我们的归来……

啊,一年里最后一次的炉火,最后的火,也是最美的火!它像一束粉色的牡丹,在炉子里零乱地、不停地开放着。我们弯下身来。向它伸出我们的手,火花照亮了它,看起来通红通红的,我们园子里没有一朵花能比它更美丽,没有一棵树的枝叶能比它更茂盛,没有一株草能比它更随风飘荡,也没有一根藤像它那样专横,那样地出其不意把人缠住!让我们待在这里吧!我们

要照顾好我们这位变化无常的神。它使你那忧郁的眼睛里出现了一丝微笑,再过一会儿,当我脱下连衣裙的时候,你会看到我也是红红的,像一尊彩绘的塑像一样。我站在炉火前,一动也不动。在那一明一暗的微光下,我的皮肤也显得很有生气,炉火颤抖着,就像那无法摆脱的爱神,用他那爱的羽翼,直向我扑来。让我们待在这里吧!一年里最后一次的炉火使我们沉静下来,懒洋洋地,使我们得到了一种非常宁静的休息!我倾听着,头倚在它的胸前。这时,在黝黑的玻璃窗外,一枝粉色的桃树枝却在轻轻地敲打着窗户。它既苍白又消瘦,叶子已经大半脱落,显得非常可怕的样子,活像一只在暴风雨里的鸟儿一样。

远方译

品评鉴赏

《最后一次的炉火》实在美极了,我们仿佛又回到了童年,回到了嬉戏过的花园中、草地上、林荫里,我们仿佛又找到了用童年的眼光看世界的无尽可能快乐。

高兰特那迷人的想象力照亮了文中的每一个话语。炉火是一年中的最后一次,它在冬的尽头、春的开始。依偎在冬天最后的一次炉火旁,我们就想象春天吧。于是我们随高兰特来到了春天的花园、春天的草地、春天的树林,见到了春天的紫罗兰,见到了春天的蜜蜂、春天的栗子花的蜜……无论如何,我们算是在高兰特的《最后一次的炉火》中饱尝了想象的甜蜜。

高兰特编织的春天的图画,描绘的炉火实在太美了。这使我们自然想到她必然是个泛神论者。只有将自然的每一客体都奉若神明,才能那样地眷恋它们,才能那样充分地发现它们的美,才能那样淋漓尽致地展开自己的想象力。对于用自己的笔去发掘自然的美的艺术家来说,热爱自然、用情感去与自然交流,进而重新发现自然,却是必需的。

本文看似散漫,实则细密精巧。起于最后一次的炉火又终于最后一次的炉火,大开大合。而甜蜜温馨的想象,使得这样的开合浑然天成,显示了结构的魅力。



赫尔曼·黑塞(1877—1962)

德国现代著名作家,1946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毕生经历丰富,1923年起移居瑞士。著有诗集《浪漫主义之歌》,散文集《午夜后一小时》,小说《荒原之狼》、《玻璃球游戏》等。

童年轶事

几天以来,远处棕色的树林就已经闪烁着一一种明朗的翠绿光彩;今天我在莱顿斯维格的小路上发现了第一批微绽的樱草花花蕾;湿润晴朗的天空中梦幻似的飘浮着轻柔的四月云,那片广阔的、尚未播种的棕色田地晶莹闪烁,在温煦的空气中有期待地向远处伸展,好似在渴求创造,让它那沉默的力量在成千上万个绿色的萌芽中、在繁茂的禾秆中得到检验、有所感受并得到繁衍。在这湿润和煦、刚刚开始变暖的气候里,万物都在期待萌芽,充满了梦幻和希望——幼芽

向着太阳,云彩向着田野,嫩草向着和风。

年复一年,我总是满怀焦躁和渴求的心情期待这个季节的来临,好似我必须解开万物苏生这一特殊瞬间的奇迹的谜,好似必须出现这样的情况,使我有一个人钟点的时间得以极其清晰地目睹、理解、体会力量和美的启示,要看一看生命如何欢笑着跃出大地,年轻的生命如何向着光亮睁开它们的大眼睛。

年复一年,奇迹总是带着音响和香味从我身边经过,我爱着、祈求着这种奇迹——却始终没有理解;现在,奇迹已在眼前,但我却没有看见它是如何来临的,我看不到幼芽的外衣如何裂开,看不到第一道温柔的泉水如何在阳光下微微颤动。

突然间,到处是一片繁花似锦,树木上点缀着明晃晃的叶子,或者是一朵朵泡沫般的白花,鸟儿欢唱着在温暖的蓝天上划出一道道美丽的弧形。虽然我不曾亲眼目睹奇迹是如何来临的,但是奇迹确实已经变成了现实。枝叶繁茂的树林形成了拱形,远处的山峰在发出召唤,到时候了,快快准备好靴子、行李袋、钓竿和船桨,去尽情享受新一年的春天吧。我觉得,每一个新的春天总比上一个更为美丽,但是也总比上一个消逝得更为迅速。——从前,当我还是一个孩子时,那时的春天是多么的漫长,简直是没有尽头!

一旦我有了数小时的闲暇,就会觉得满心的欢喜,我就会久久地躺卧在湿润的草地上,或者爬到附近的树上,攀着树枝摇荡,一面闻着花苞的香气和新鲜的树脂味,一面观望着眼前盘绕交错所形成的蓝绿相间的枝叶网。我像一个梦游者,仿佛回到了自己的童年时代,正在极乐的花园里当一个安静的客人。但是要再度回到过去,呼吸早年青春时代的明净的清晨空气,或者能够看一看上帝是如何创造世界,即使是看一眼也好,就像我们在童年时期所曾看见过的那样——当时我们曾目睹某种奇迹是如何施展它美丽的魅力的——这一点目前来说,无疑是很难做到,而且简直是太诱人了。

树林逐渐往上延伸,十分快乐而顽强地耸立在空气中。花园里,水仙花和风信子艳丽多彩;那时我们认识的人还很少,而我们遇见的人对我们都是又温柔又亲切,因为他们看见我们光滑的额头上还保留着上帝的神圣气息,对此我们自己却一无所知,后来我们在匆匆忙忙的成长过程中,便逐渐不自觉地、无意识地丢失了这种气息。

我曾是一个十分顽皮而任性的顽童,从小就让父亲为我大伤脑筋,还让母亲为我担惊害怕,操心叹气!——尽管如此,我的额头也仍然闪烁着上帝的光辉,我所看到的一切都是美好生动的,而在我的思想和梦境中,即或并非以十分虔诚的形式出现,但天使、奇迹和童话却总像同胞兄妹般在其中来来去去。

从童年时代起,我就总是让新开垦的田地的气息和树林里嫩绿的新芽联系在一起,让自己回到春天的故乡,让自己觉得有必要再回到那些时刻去,那些我已淡忘、并且不理解的时刻去。目前我又这么想着,而且还尽可能地试图把它们叙述清楚。

我们卧室的窗户都已关闭,我迷迷糊糊地躺在黑暗中,静听身边酣睡着的小弟节奏均匀的呼吸声。我很惊讶,因为尽管我闭着眼睛,眼中却不是一片漆黑,而是看见了各种色彩,先是紫色和暗红色的圆圈,它们持续不断地扩大,然后汇入黑暗之中,接着又从黑暗深处持续不断地重新往外涌出,而在每一个圆圈边缘都镶上了一道窄窄的黄边。我同时还倾听窗外的风声,从山那边吹来的懒洋洋的暖风,轻轻吹拂着高大的白杨树,树叶簌簌作响,屋顶也不时发出沉重的吱吱嘎嘎的呻吟声。我心里很难过,因为不允许孩子们夜里不睡觉,不允许他们夜里出去,甚至不允许待在窗前,而我想起的那个夜晚,母亲恰恰忘了关闭我们卧室的窗户。

那天晚上半夜时分我惊醒过来,悄悄地起了床,胆怯地走向窗户。我看见窗户外面罕见的

亮光,完全不是像我原先所想象的那样,一片漆黑和黝黯。窗外的一切都显得朦朦胧胧,模糊不清,巨大的云块叹息着掠过天空,那些灰蒙蒙的山峦也似乎是惴惴不安,充满了恐惧,正竭尽全力以躲避一场逐渐逼近的灾难。白杨树正在沉睡,它看上去十分瘦弱,几乎就要死去或者消亡,只有庭园里的石凳、井边的水池以及那棵年轻的栗子树仍旧老样子,不过也略显疲惫和阴暗。

我坐在窗户前,眺望着窗外变得苍白的夜世界,自己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突然附近响起一只野兽的嗥叫,是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号哭声。那也许是一只狗,也许是一只羊,或者是一头牛犊,叫声使我完全清醒过来,并在黑暗中感到恐惧。恐惧攫住了我的心,我回到卧室,钻进被窝,心里思忖着,是不是应该哭一场。但是我还没有来得及哭泣,便已沉沉入睡了。

如今外界的一切大概仍然充满神秘地守候在关闭的窗户之外吧?倘若再能够向外面眺望眺望,那该是多么美丽而又可怕啊!我脑海里又浮现出那些黝黯的树木,那惨淡模糊的光线,那冷清清的庭园,那些和云朵一起奔驰的山峦、天空中那些苍白的光带,以及在苍茫的远处隐约可见的乡村道路。于是我想象着,有一个贼,也许是一个杀人犯,披着一件巨大的黑斗篷正在那里潜行;或者有一个什么人由于害怕黑夜,由于野兽追逐而神经错乱地在那里东奔西跑。也许有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孩子在那里迷路了,或者是离家出走,或者是被人拐了,或者干脆就没有父母,而即使他非常勇敢,但也仍然会被即将到来的夜的鬼怪杀死,或者被狼群所攫走,也许他只是被森林里的强盗抓去而已,于是他自己也变成了强盗,他分得了一柄剑,或者是一把双响手枪,一顶大帽子和一双高筒马靴。

我只要从这里往外走出一大步,无意识的一步,我就可以进入幻想王国,就可以亲眼看清这一切,亲手抓到这一切,所有目前仅存在于我的记忆、思想和幻想中的一切。

但是我却没法入睡,因为就在这一瞬间,一道从我父母的卧室射出的淡红色的光芒,透过房门上的钥匙孔向我照来。颤动的微弱的光线照亮了黑暗的房间,那闪烁着微光的衣橱门上也继而出现了一道锯齿形的黄色光点。我知道父亲正回房来睡觉。我还听见他穿着袜子在房间里来回走动的轻轻脚步声,同时还听到他那低沉的说话声。他在和母亲说着什么。

“孩子们都睡了吧?”我听见他问。

“啊,早就睡了。”母亲回答说,我感到害羞,因为我还醒着。然后静默了片刻,可是灯光仍然亮着。我觉得这段时间特别长,渐渐地睡意爬上了我的眼睛,这时我母亲又开始说话了。

“你听说布洛西的情况了么?”

“我已经去探望过他,”父亲回答说,“黄昏时我去了一下,那孩子真是受尽了折磨。”

“情况很严重吗?”

“坏极了!你看着吧,春天来临时,他就要离开人世。死神已经爬到了他的脸上。”

“要不要让我们的孩子去看望看望他?也许会对他有些好处。”母亲问。

“随你的便吧,”父亲回答说,“不过我看也没有必要。这么点儿大的小孩懂得什么呢?”

“那么我们休息吧。”

“嗯,晚安。”

灯光熄灭了。空气也停止了颤动。地板上和衣橱门上又归于黑暗。可是我一闭上眼睛便重又看见许多镶着黄边的紫色和深红色圆圈在旋转翻滚,并且在越转越大。

双亲都已入睡,周围一片寂静,而我的心灵在这漆黑的深夜突然变得激动起来。父母所说的言语,我虽然似懂非懂,却像一枚果子落进水池而荡起的涟漪,于是那些圆圈急速而可怕地越转越大,我这不安的好奇心也为之颤动不已。

我父母谈到的那个布洛西,原来已经在我的视界内几乎完全消失,至多也只是一个淡薄的、

几近消逝的记忆而已。我本来已忘记这个名字,苦苦思索后终于想起了他,慢慢地在脑海中浮现出他那生动的形象。最初我只是想起,过去有一度常常听到这个名字,自己也常常喊叫这个名字。我好像记得,有一年秋天,曾经有一个人送给我一个大苹果,这时我才终于想起来了,这个人就是布洛西的父亲。猛然间,我便把一切都清楚地回忆起来了。

于是,我面前浮现出一个漂亮的孩子,他比我大一岁,个儿却比我矮小,他名叫布洛西。大概一年前他父亲成了我们的邻居,而布洛西也成了我们的伙伴,然而,我的追溯并非由此开始。他的形象又清楚地在我眼前重现:他经常戴一顶凸出两只奇怪尖角的手织的蓝色绒线帽,口袋里经常装着苹果或面包片,只要大家开始感到有点儿无聊时,他常常会想出新点子、新游戏和新建议。他即使在工作日也总穿一件背心,这使我十分羡慕。从前我猜想他力气不会很大,直到他有一次揍了村里铁匠家的儿子巴兹尔,因为巴兹尔竟敢嘲笑他母亲亲手织的那顶尖角帽。揍得狠极了,以致我很长一段时期看见他就害怕。他有一只驯养的乌鸦,秋天时由于喂了过量新收获的土豆而撑死了,我们为它举行了葬礼。棺材是一只盒子,因为盒子太小,总也盖不严。我致了一遍悼词,活像一个牧师。当布洛西听得哭泣出声时,我那小弟竟乐得哈哈大笑,布洛西便动手揍我的小弟,我当即又回揍了他。小弟吓得在旁边大声哭嚎,我们就这样不欢而散了。后来布洛西的母亲来到我们家,说布洛西对这事很后悔,希望我们明天下午去他家,准备了咖啡和点心,点心都已烘烤好了。喝咖啡时布洛西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讲到一半又开始从头讲起,这个故事我虽然已完全忘记,但想起当时的情景却常常忍俊不禁。

这仅仅是开始而已。我当即又想起了上千件我和伙伴布洛西在那个夏天和秋天里的共同经历,而这一切在他和我们中断来往的几个月中竟然几乎忘得干干净净。如今又从四面八方向我拥来,如同人们在冬天时抛出谷粒,鸟群云集而至一般。

我想起了那个阳光灿烂的秋天上午,木匠家的鹰从停车棚里逃走了。它那剪短的翅膀已经重新长出,终于挣脱锁住双脚的黄铜链子,飞离了黝黯狭窄的车棚。如今它悠闲自在停停在木匠家对面的苹果树枝上,共有十来个人站在大街上仰头望着它,议论纷纷地商量着对策。我们这群小孩子,包括布洛西和我,也都挤在人堆里,心里特别担心害怕,战战兢兢望着那只依然安坐在树枝上的大鸟,而这只鹰也威武凶悍地俯视着底下的人群。

“它不会飞回来了。”有一个人说。可是雇工高特洛普说:“倘若它能够高飞,早就飞过山峰和峡谷了。”那只鹰一面仍用爪子紧紧抓住树干,一面好几次扇动翅膀试图飞起来。我们都紧张得要命,我自己也不明白,我究竟更喜欢它被人们重新捉住呢,还是喜欢它远走高飞。最后,高特洛普搬来了一架梯子,木匠亲自登上梯子,伸手去抓他的鹰。那只鹰松开树枝,猛烈地鼓动双翼。这时我们这些小孩子的心咚咚咚地直跳,几乎都要窒息了。我们着魔似的瞪着那只美丽的、不断振动翅膀的老鹰。于是最精彩的时刻来临了,那只鹰猛烈扇动几下翅膀后,好似发现自己尚有飞翔能力,然后慢慢往上飞去,傲慢地在空中划了一个大圆形,便越飞越高直至小得好似一只云雀,无声无息地飞向闪烁的蓝天,终于在天际消失得无影无踪。人群早已走散,而我们这些孩子仍旧呆呆地站在那里,伸着脖子搜索着天空,突然间,布洛西朝空中发出一声欢呼,向那鹰飞走的方向叫道:“飞吧,飞吧,现在你又得到自由啦!”

我还必须提一下邻居家手推车棚里的事。每当天上下起倾盆大雨的时候,我们总蹲在那里避雨。两个人在半明半暗的车棚里挤在一起,谛听滂沱大雨的咆哮轰鸣,凝视着庭园里雨水形成的泉水、河流和湖泊,看着它们不断溢出,不断交叉,又不断变换着形状。有一回,当我们这么蹲着、倾听着的时候,布洛西开口说道:“你瞧,快要闹水灾了,我们怎么办?整个村子都已遭到水淹,大水已经流进了森林。”于是我们便绞尽脑汁设法拯救自己,我们窥探着庭园四周,倾听着

看见任何小鹿的踪迹。我们只见那些露出泥外的大枞树的根边躺着许多巨大的岩石,而且几乎每块岩石上都有一些地方长着一片片、一簇簇的嫩绿苔藓,好像是一小块一小块的绿色颜料。我想把这些还没有巴掌大的苔藓揭下一块来。但是布洛西急忙阻止我说:“别,别动它们!”我问为什么。他解释说:“这是天使走过森林时留下的足迹,天使的足迹到过哪儿,哪儿的石头上便会立即长出苔藓来。”于是我们把找寻小鹿的事忘得干干净净,痴痴地期待着,也许会有位天使恰巧来到跟前。我们呆呆地伫立着,注意观看着。整个森林死一般地寂静,褐色的土地上洒落着明晃晃的斑斑驳驳的阳光,我们朝树林深处望去,那些挺拔的树干好似一堵堵红色柱子排成的高墙;抬头仰望,在浓密的树冠上方,天空一片湛蓝。凉风习习,无声无息地吹拂着我们的身躯。我们两人都惴惴不安和紧张起来,因为四周太寂静了,连一个人影儿都没有。我们暗自想,也许天使很快就会来临,就又等候了一会儿。过后,我们便默默地迅速走过那许许多多的岩石和树干,走出了树林。当我们再来到草地上,越过小河后,我们回首眺望了半晌,然后就急急忙忙地跑回家去了。

后来,我还曾和布洛西吵过一架,不过很快便又和好了。不久就到了冬天,也就是说,布洛西开始卧病不起,而我也不知道要不要去看他。当然,我后来是去看过他一次或两次的。去的时候,他躺在床上,几乎一言不发,这使我觉得又恐惧又无聊,尽管他母亲送给我半只橘子吃。以后我就不曾去看望他。我和我的弟弟玩,和家里的雇工或者女仆玩,这样又过了很长一段时期。雪下了,又化了,又这么重复了一次;小河结冰了,又融化了,变为褐色和白色,发过一场大水,从上游冲下来一头淹死的母猪和一截木头;我们家孵出了一窝小鸡,其中死了三只;我的弟弟生过一次病,又复原了;人们在仓库里打谷,在房间里纺纱,现在又在田野里播种;这一切布洛西都没有在场。就这样,布洛西离我越来越远,最后完全消失了,被我完全忘却了。——直到目前,直到今天晚上,红光透过钥匙孔照进我的小屋,我听见爸爸对妈妈说:“春天来时,他就要去了。”我这才想起了他。

在这无数错综交叉的回忆和思索中,我沉沉入睡了。也许在明天的生活中,这些刚刚记起的对于久已疏远的游伴的回忆又会消失泯灭吧,即或还有,那么也不可能再恢复到这样的清晰和美丽动人的程度了。可是就在吃早饭时,我母亲问我:“你不记得从前常常和你一起玩耍的布洛西啦?”

我当即叫喊说:“记得的。”于是她使用一贯的温柔口气告诉我:“开春时,你们两人本来可以一起上学去。但是他病得很严重,怕是不能上学了。你不想去看看他吗?”

她说时很认真,我当即想起夜里听到的父亲说的话,我心里有点儿害怕,同时却又产生了一种对于恐怖事情的好奇。根据我父亲的说法,从那个布洛西脸上已可以看到死神,这对于我简直有一种不可言传的恐怖和魅力。

我连忙回答说:“好的。”母亲又严厉地警告我:“记住布洛西正患重病!目前你不能和他玩耍,也不准你打扰他。”

我应诺遵守母亲的种种教导,保证绝对安静小心,于是当天上午就去了他家。布洛西家安静而又有点肃穆地坐落在两棵光秃秃的栗子树后面,我在屋子前站立片刻,倾听着走廊里的动静,几乎又想逃回家去。但是我终于控制住了自己,匆匆忙忙地跨过那三层红石块铺成的台阶,穿过一道敞开着的双扇门,一边走一边观望着四周,接着我轻轻地叩了叩里边的一扇门。布洛西的母亲是一个瘦小、灵巧而又和蔼可亲的妇女,她出来抱着我亲了一下,接着问道:“你是来看布洛西的吧?”

一会儿工夫,她就拉着我的手站在二层楼一扇白色的门前了。这一双正在把我导向幽暗神

秘而又充满恐怖的奇异环境中去的手,在我看来,不是一双天使的手,就是一双魔鬼的手。我的心吓得猛跳不已,好似在向我报警。我犹豫不定,尽力向后退缩,布洛西的母亲几乎是硬把我拉进了房间里去的。房间很大,光线充足,又干净又舒适;我踌躇不安地、恐惧地站在门边,眼睛望着白得发亮的床铺,她正拉着我往那边走去。这时布洛西向我们转过脸来。

我细细瞧着他的脸,这脸膛儿狭长尖瘦,不过我没能看到那上面的死神,只见他脸上有一层柔和的光彩,在他的眼睛里有一些陌生的、既善良又顺从的神色。他的目光让我产生了类似那次在寂静的枫树林中伫立倾听时的心情,那时我怀着强烈的欲望屏息静气地期待着天使走过自己身旁。

布洛西点点头,一面向我伸出手来,那只手发烫、干燥,瘦骨嶙峋。他母亲轻轻抚摸着,朝我点点头后便走出了房间。我独自一人站在他那张高高的小床边,凝望着他,好半晌两个人都不吱声。

“怎么样,又见到你啦?”布洛西终于打破了僵局。

我说:“我很好,你还好么?”

他接着问:“是你母亲让你来的吧?”

我点点头。

他似乎疲倦了,脑袋又落回到枕头上。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话才好,只得一个劲儿啮咬着帽子上的穗儿,一面目不转睛地凝视着他。而他也回望着我,后来他朝我诙谐地微微一笑,便又闭上了眼睛。

他略略向旁边侧转身子,他转身时我忽然透过纽扣洞看见一丝红色的痕迹,这就是肩上那块大伤疤,我一看见它便忍不住大声啼哭起来。

“哎呀,你怎么啦?”他急忙问。

我无法回答,继续大哭着,一边用那顶粗呢帽子擦着脸颊,直擦得脸颊发痛。

“你说呀,为什么哭呢?”

“就因为你病得太重。”我回答道。其实这并不是真正的原因。事实上是那股强烈而又充满温情的怜悯的浪潮,也就是那些曾一度袭击过我的浪潮又突然向我涌来的缘故,而我又没有其他办法加以发泄。

“其实并没有那么严重。”布洛西劝慰我。

“你很快会痊愈吗?”

“嗯,可能的。”

“究竟还要多长时间呢?”

“我不知道,总还要拖一段时期。”

过了一会儿我发现他已经睡着,就又待了片刻,然后便径直下楼回家去了。回到家后母亲居然没有盘问我,这使我非常高兴。她肯定发现我的神色有所改变,也断定我已经体会到了一点儿什么东西,于是她一面用手抚摸着我的头发,一面点着头,却什么也没有说。

尽管发生了这种事儿,那一天我还是整日地任性放纵,胡作非为。不是和小弟弟吵架,就是去捉弄在厨房里干活的女仆,再不然就是到潮湿的草地上打滚,回到家里脏得像泥猴。总之,我肯定干了很多诸如此类的事。因为我至今仍记得清清楚楚,那天晚上母亲特别亲切而又严肃地看着我——也许母亲想让我在默默无言中专心回忆早晨的事情。我很理解她的心意,感到非常后悔。母亲察觉到了我的后悔心情,便做了一桩令我十分奇怪的事。她从窗台上端下一只陶器花盆递给我,装满泥土的花盆里种着一颗黑色的球状形的植物根,上面已经冒出两瓣尖尖的、淡绿色的、生气勃勃的嫩芽。这是一盆风信子。她边把花盆递给我,边说:“小心点儿,从现在起它

归你管了。以后会开出大红花的。花盆就放在那里,你得细心照料它,别让人碰坏了,也不要搬来搬去,每天必须浇两回水,倘若你忘记了,我会提醒你的。等到它开出了美丽的花朵,你就给布洛西送去,他会高兴的。你说好不好?”

母亲催我上床休息,我躺在床上还一直自豪地想着这盆花,似乎花朵盛开与否将是关系到我声誉的头等重要大事。可是就在第二天早晨我就忘了浇水,直到母亲提醒我。“布洛西的花怎么样啦?”她问道。以后很多日子里她也必须这样一次次提醒我。尽管如此,当时并没有任何东西像这盆花似的强烈地占据着我的心,给予我幸福的感觉。当时家里还养着其他许多花,有很多比它更大更美,不论在屋里还是在花园里,父母亲也常常指点我欣赏和照料。但是这盆花却破天荒地占据了我的心,我全神贯注地观察这一小生命的成长,精心照料着它,并充满了期望和忧虑。

最初几天这棵小花看上去萎靡不振,好像有什么地方受了伤,没能健康地成长。我先是为此担忧,后来就焦急不安起来,这时母亲对我说:“你瞧,这盆花现在正和布洛西一样,病得很重。因此要加倍爱护和照料它。”

我理解了母亲的比喻,如今有一种全新的思想彻底占据了 my 头脑。我感到这棵半死不活的小植物和我那病重的布洛西之间存在着一种神秘的关系,最后我甚至坚定地相信,只要风信子鲜花怒放,我那伙伴也就必然会恢复健康。倘若情况相反,那么我的朋友也必死无疑,因此我若稍有疏忽,也就要承担罪责。这种思想形成以后,我便像看守一个只有我才知道底细的、具有魔力的宝藏似的又担心又热情地看守着我的小花盆。

在我初次探病后三四天——那棵小植物看上去仍然是气息奄奄的样子——我又去了邻居家。布洛西仍然必须静卧,因而我什么话也没有说,我只是站在床边,瞧着病人仰天躺卧着的面容。布洛西躺在雪白的床单上显得温顺而安谧。他眼睛时睁时闭,身子则一动也不动,一个比较年长而聪明的人也许会看出小布洛西的灵魂已经很不安宁,很乐意考虑回天堂去了。正当我由于屋子里一片死寂而觉得恐怖时,布洛西的母亲进来了,她温和地拉起我的手,蹑着脚走出房间。

我再次去看他时心情要开朗得多了,因为家里我那盆小花带着新的喜悦和生气萌出了尖尖的嫩芽。这回我的小病人也十分活泼。

“你还记得约可波活着时的情景吗?”他问我。

我们便回忆着那只乌鸦,讲到它的种种轶事,又模仿着它仅仅会说的三句短话,然后又热切地讲起了从前曾经在这里迷路的那只灰红相间的鸚鵡。我滔滔不绝地诉说着,没有发觉布洛西早已疲倦,因为我忘乎所以,一时竟完全忘记了布洛西的病。我讲述着那只迷路鸚鵡的事,它是我们家的传奇。故事最精彩之处是:一个老仆人看见那只美丽的鸟儿停在我们家仓房的屋顶上时,便立即搬来一张梯子打算抓住它。他爬上屋顶,正想小心翼翼地靠近它时,那只鸚鵡却开口说话了:“早安!”于是我们家的那位老仆人脱下帽子,回答道:“真对不起,我刚才几乎把你当成一只鸟了。”

我讲述着,心里想,布洛西一定会大笑出声的。但他并没有立即发笑,我十分惊讶地望着他。我见他非常文雅而又亲切地微微一笑,脸颊比方才略略红润些,可是他什么话也没有说,更没有笑出声来。

这时我突然觉得他似乎比自己年长许多岁。我的高兴劲儿一下子烟消云散了,代之而来的是迷惑和不安,因为我这才明白我们之间已产生了某种新的东西,使我们互相间变得陌生,存在隔阂了。

一只大冬蝇在屋子里嗡嗡营营地飞舞不停,我询问他:“要不要逮住它?”